



人生絮语

邂逅姜花

文/林丛中

那日傍晚,与同城几位好友去文友开的一家名为“心灵之约”的鲜花店。步入店内,迎面一阵芳香袭人,甜丝丝熏熏然。那清新优雅的芳香,让人倍感心情舒畅。

我不知是何种花儿能如此清香沁人?一问方知,那叶色碧绿,香味幽远的花儿叫姜花,花大,白色,形如蝴蝶,从夏至秋开花不断,盛开时形似蝴蝶飞舞,又名蝴蝶兰。这个世界有得是花儿,但对于姜花,没想到有点相知恨晚。没几天,文友特地带了一大把姜花送到了我居住的地方。我满心欢喜去买了个大高脚瓶盛满清水养着。顿时爽心悦目,居室及楼道旋即布满了暗暗的幽香。

与姜花为伴,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。注目久了,仿佛眼前不是优雅的花儿,也不是含羞的蝶儿,而是特来与你做伴的精灵!那曲线玲珑的单瓣、大朵,花型美丽,却是纯白色的。一个花苞开出五、六朵洁白泛黄的花儿,每朵有三片花瓣,宛如翩翩起舞白蝶,聚集于翡翠簪头,从朝到暮,那种细细疏疏的优雅清香袅袅婷婷,飘出来和着清风荡近,总是释放你的周围,身上的毛细孔们便打着哈欠张大了嘴巴,立时舒坦了。

如果姜花也像人,有它所属的“气质”,该如何形容呢?我想不出,总觉得它们像首清丽的小诗,三言两语就把情绪点将出来;或是一段轻松小旋律,寥寥几个音符在空气中飘旋;或是一幅黑白墨笔山水画,没有刻意渲染,却意境悠远。

不知为什么,从未见过有人赞美典雅纯朴的姜花,是因为不屑吧?

也因为没有个好名字:姜花,如草。也不知道姜花代表什么,有何美丽的别名?的确,姜花没有玫瑰的芬芳寓意、牡丹的艳丽娇贵,也没有百合的香气馥郁、腊梅的凄美刚烈……能与它媲美的应属栀子花,然栀子花的香气直截了当,没有迂回的含蓄美。姜花美得就像一个天生丽质,粉黛不施的女人。有如此的美丽,却从不张扬,多么难得。难怪民间有“平民之花”的美称。

遥想当年,武则天下令百花一夜同时开放的时候,就根本没有姜花的芳名。牡丹是不听命令被贬洛阳了,这是傲骨。但我想姜花连名字都排不上,或许是早早地“惹不起还躲得起”,走得远远了吧?这何尝不是傲气凛然。我喜欢这种不张扬的傲。当整个城市空气里回荡的尽是浮躁、趋利和虚荣,弥漫着香水乃至隔夜后的酒味,谁又会留心这不经意间的姜花幽香?毕竟,不是所有的季节,所有的世界,都会有这样的美丽。

初识姜花,那是一种不由自主地喜欢。喜欢它清气素雅的模样,淡淡清香的味道,不显山露水的个性。更欣赏姜花那种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感觉。有时觉得,生活中要得到的幸福和满足其实也很简单,须生如姜花,不骄不躁,有人欣赏也好,无人喝彩也罢,在生命的短暂一刻,馨香自然。

一寸芳草

梦

文/蒋雨含

梦到量子力学的夜晚
我在墨色里忍不住哭泣
好多不懂的事物
像一堵又一堵高墙
挡住了我的去路

那些小偷,可恶的小偷
它们偷时光,偷清澈的眼神,
偷心的夹缝里
藏了多年的温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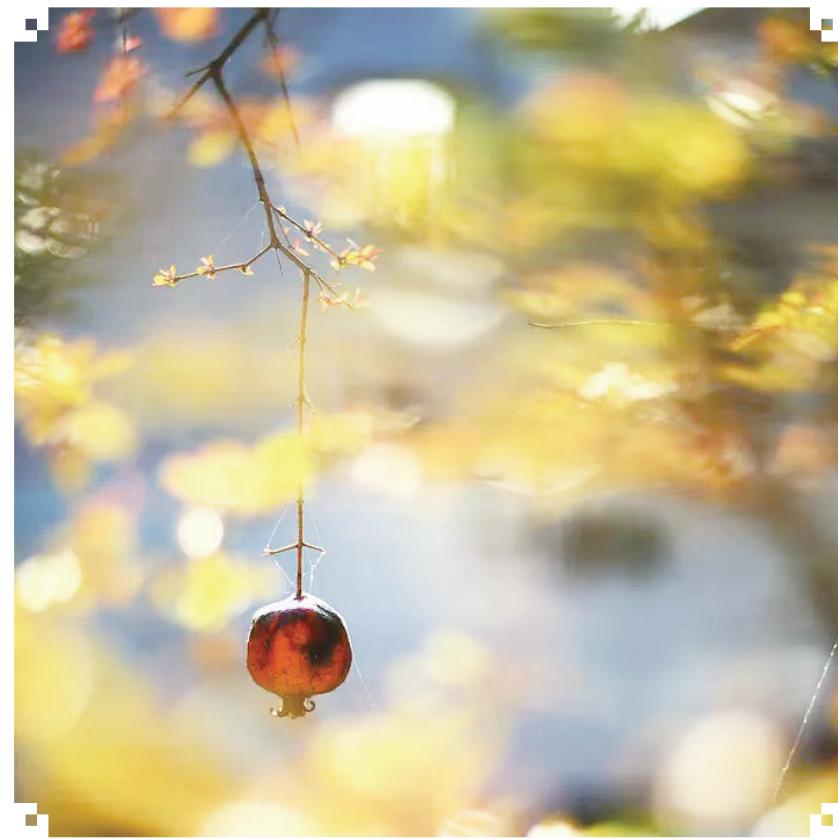
咬着青杏的月色,
和在柳梢起舞的月色
有什么不一样吗
我问你的时候,你头顶的银丝
一根一根,比遇见你的
那夜的月光,都白

由此,我明白
梦着和醒着,你都不在了

非常记忆

想婆婆

文/朱月莲



清明小长假,一大早我就准备为儿子洗被单。看着被单,婆婆缝制多年的花绣就像一只只会飞的蝴蝶在我眼前飞跃。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。那时,我家贫寒,买不起布料,婆婆就用一块旧布料为我儿子做了一块大被单,上面绣了嫩绿如玉的小草、色彩明快的小花和几个放风筝的孩子,风筝是一只大鸟在天上飞,飞的欢心。当年公公绘图,婆婆绣,一下班,就看见他俩为孙子有个漂亮的被单而忙碌。过了两个多月,“作品成功了”。一进门,婆婆就拿给我看,我爱不释手,捧着被单逢人就炫耀。院里的阿姨们不断夸赞说;“你妈手可真巧!这比买的好多了。”当时,我别提多高兴了,我不知如何感谢婆婆。如今,二十年过去了,有朋友说旧了,“朱老师给孩子换个新的吧”。我却舍不得,要知道当年婆婆为了这花被单付了多少心血,针针线线多不容易。

尽管婆婆脾气不好,但她对我们每个人无私的爱早已吞没了她那微不足道的坏脾气。如今,她到另一个世界,再也听不到婆婆的声声呵护、再也吃不上婆婆可心的饭菜,再也看不到她那从早到晚那忙乎的身影。哪怕是她那略带粗野的抱怨声,也觉得那么留恋。

有一年,洪水吞没了我工作的小镇,全体员工不能回家,我们都站

在一楼的台阶上看洪水、观大雨,很是无奈。谁知大雨中,有一个影子在蠕动,渐渐地走向我们,顶着的雨伞早被大风、大雨撩开,高高的雨鞋早已被洪水漫入,婆婆胸前紧紧地抱着一样裹得看不见的东西。啊,婆婆,我惊呆了!打个趔趄没等站稳就把胸前的东西递给我,婆婆像个“落汤鸡”。上了台阶,姐妹们都说:“大妈,快换衣。”婆婆却问我:“珊,你饿坏了吧。”我一层层打开,发现饭菜还热乎乎的,我想:她肯定没吃,先给我送,她盯着我,“快吃吧,我们都吃了,就剩你了。”我狼吞虎咽地吃,您看了一眼,转身进了水房,为我端来一杯热乎乎的水,我又吃又喝,再一抬头,婆婆已经走了。我连个“谢”字也没说。

我当妈妈不称职,不会做饭,婆婆成了我的厨师。婆婆回故乡,常为我买漂亮的衣服,还逢人就夸:我儿媳妇穿上漂亮。世界上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是婆婆。逢年过节,婆婆忙得不喘气,折腾了那么多吃得,自己却舍不得吃,等我们回去才上桌。日子好过了,婆婆悄悄走了,离开了我们,一去不复返。

清明节,忧伤敲打着我的心,我似乎看到了婆婆,看到了她慈祥的面容,恍惚中看到她屋里屋外忙碌着,亲切地微笑着,仿佛就在眼前。

婆婆,我想您!